閱微艸堂筆記

平生心力坐銷磨紙上烟雲過眼多擬築書倉今老矣祇應說鬼似東坡 前因後果驗無差瑣記蒐羅鬼一車傳語洛閩門弟子稗官原不入儒家 觀奕道人自題

閱微草堂筆記序

文以載道儒者無不能言之夫道豈深隱莫測秘密不傳如佛家之心印道家之口訣哉萬事當然之理是即道矣故道在天地如汞瀉地顆顆皆圓如月映水處處皆見大至於治國平天下小至於一事一物一動一言無乎不在焉文其中之一端也文之大者爲六經固道所寄矣降而爲列朝之史降而爲諸子之書降而爲百氏之集是又文中之一端其言皆足以明道再降而稗官小說似無與於道矣然漢書藝文志列爲一家歷代書目亦皆著錄豈非以荒誕悖妄者雖不足數其近於

正者於人心世道亦未嘗無所裨歟河間先生以學問文章負天下重望而天性孤直不喜以心性空談標榜門戶亦不喜才人放誕詩社酒社誇名士風流是以退食之餘惟耽懷典籍老而嬾於考索乃採掇異聞時作筆記以寄所欲言灤陽消夏錄等五書俶詭奇譎無所不載洸洋恣肆無所不言而大旨要歸於醇正欲使人知所勸懲故誨淫導欲之書以佳人才子相矜者雖紙貴一時終漸歸湮沒而先生之書則梨棗屢鐫久而不厭是亦華實不同之明驗矣顧翻刻者衆訛誤實繁且有妄為標目如明人之刻冷齋夜話者讀者病焉時彥

夙從先生游嘗刻先生姑妄聽之附跋書尾先生頗以爲知言邇來諸板益漫漶乃請於先生合五書爲一編而仍各存其原第篝燈手校不敢憚勞又請先生檢視一過然後摹印雖先生之著作不必藉此刻以傳然魚魯之舛差稀於先生教世之本志或亦不無小補云爾

嘉慶庚申八月門人北平盛時彥謹序

閱微草堂筆記目錄

閱微草堂筆記目錄

閱微草堂筆記卷一

灤陽消夏錄一　　觀弈道人撰

乾隆己酉夏以編排秘籍于役灤陽時校理久竟特督視官吏題籤庋架而已晝長無事追錄見聞憶及即書都無體例小說稗官知無關於著述街談巷議或有益於勸懲聊付抄胥存之命曰灤陽消夏錄云爾

胡御史牧亭言其里有人畜一豬見鄰叟輒瞋目狂吼奔突欲噬見他人則否鄰叟初甚怒之欲買而啖其肉既而憬然省曰此殆佛經所謂夙冤耶世無不可解之

此老神完中有情
談笑可卻千熊羆
亦同此意

好名畏患在今日
已難得此好官於
孫毋乃責人過刻

冤乃以善價贖得送佛寺爲長生豬後再見之弭耳暱就非復曩態矣嘗見孫重畫伏虎應眞有巴西李衍題曰至人騎猛虎馭之猶騏驥豈伊本馴良道力消其鷙乃知天地間有情皆可契共保金石心無爲多畏忌可爲此事作解也

滄州劉上玉孝廉有書室爲狐所據白晝與人對語擲瓦石擊人但不睹其形耳知州平原董思任良吏也聞其事自往驅之方盛陳人妖異路之理忽檐際朗言曰公爲官頗愛民亦不取錢故我不敢擊公然公愛民乃好名不取錢乃畏後患耳故我亦不避公公休矣毋多

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

言取困蠢狼狽而歸咄咄不怡者數日劉一僕婦甚粗蠢獨不畏狐狐亦不擊之或於對語時舉以問狐狐曰彼雖下役乃眞孝婦也鬼神見之猶斂避況我曹乎劉乃令僕婦居此室狐是日即去

愛堂先生言聞有老學究夜行忽遇其亡友學究素剛直亦不怖畏問君何往曰吾爲冥吏至南村有所勾攝適同路耳因並行至一破屋鬼曰此文士廬也問何以知之曰凡人白晝營營性靈汨沒惟睡時一念不生元神朗澈胸中所讀之書字字皆吐光芒自百竅而出其狀縹緲繽紛爛如錦繡學如鄭孔文如屈宋班馬者上

語太刻毒然乳
臭年間老學究
抱胸中尚能有此
如今則胸中併此
而無之矣不學將
落可為世道人心
憂也

燭霄漢與星月爭輝次者數丈次者數尺以漸而差極
下者亦熒熒如一燈照映戶牖人不能見惟鬼神見之
耳此室上光芒高七八尺以是而知學究問我讀書一
生睡中光芒當幾許鬼囁嚅良久曰昨過君塾君方晝
寢見君胸中高頭講章一部墨卷五六百篇經文七八
十篇策畧三四十篇字字化爲黑烟籠罩屋上諸生誦
讀之聲如在濃雲密霧中實未見光芒不敢妄語學究
怒叱之鬼大笑而去

東光李又聃先生嘗至宛平相國廢園中見廊下有詩
二首其一曰颯颯西風吹破欞蕭蕭秋草滿空庭月光

穿簾飛簷角。照見莓苔半壁青。其一 日耿耿疏星幾點明。銀河時有片雲行。憑闌坐聽譙樓鼓。數到連敲第五聲。墨痕慘淡殆不類人書

董曲汀先生名元度。平原人。乾隆壬申進士。入翰林。散館改知縣。又改教授。移疾歸。少年夢人贈一扇。上有三絕句。曰。曹公飲馬天池日。文采西園感故知。至竟心情終不改。月明花影上旌旗。尺五城南並馬來。垂楊一側赤鱗開。黃金屈戍雕胡錦。不信陳王八斗才。簫鼓冬冬畫燭樓。是誰親按小涼州。春風豆蔻知多少。併作秋江一段愁。語多難解。後亦卒無徵驗。莫明其故

平定王孝廉執信嘗隨父宦榆林夜宿野寺經閣下聞閣上有人絮語似是論詩竊訝此間少文士那得有此因諦聽之終不甚了了後語聲漸出閣廊下乃稍分明其一曰唐彥謙詩格不高然禾麻地廢生邊氣草木春寒起戰聲故是佳句其一曰僕嘗有句云陰磧日光連雪白風天沙氣入雲黃非親至關外不睹此景其一又曰僕亦有一聯云山沉邊氣無情碧河帶寒聲亘古秋自謂頗肖邊城日暮之狀相與吟賞者久之寺鐘忽動乃寂無聲天曉起視荊扃鎖塵封山沉邊氣一聯後於任總鎮遺稿見之總鎮名舉出師金川時百戰陣殁者

也陰隲一聯終不知爲誰語即其精靈長在得與任公同游亦決非常鬼矣

滄州城南上河涯有無賴呂四凶橫無所不爲人畏如狼虎一日薄暮與諸惡少村外納涼忽隱隱聞雷聲風雨且至遥見似一少婦避入河干古廟中呂語諸惡少曰彼可淫也時已入夜陰雲黯黑呂突入掩其口衆共褫衣沓嬲俄電光穿牖見狀貌似是其妻急釋手問之果不謬呂大恚欲提妻擲河中妻大號曰汝欲淫人致人淫我天理昭然汝尚欲殺我耶呂語塞急覓衣袴已隨風吹入河流矣旁皇無計乃自負裸婦歸雲散月明

滿村譁笑爭前問狀呂無可置對竟自投於河蓋其妻
歸寧約一月方歸不虞母家遭回祿無屋可棲乃先期
返呂不知而搆此難後妻夢呂來曰我業重當永墮泥
犂緣生前事母尚盡孝冥官檢籍得受蛇身今往生矣
汝後夫不久至善事新姑嫜陰律不孝罪至重毋自蹈
冥司湯鑊也至妻再醮日屋角有赤練蛇垂首下視意
似眷眷妻憶前夢方舉首問之俄聞門外鼓樂聲蛇於
屋上跳擲數四奮然去

獻縣周氏僕周虎爲狐所媚二十餘年如伉儷嘗語僕
曰吾鍊形已四百餘年過去生中於汝有業緣當補一

日不滿郎一日不得升天緣盡吾當去耳一日黯然自喜又泫然自悲語虎曰月之十九日吾緣盡當別已爲君相一婦可聘定之因出白金付虎俾備禮自是狎昵燕婉逾於平日恒形影不離至十五日忽晨起告別虎怪其先期狐泣曰業緣一日不可減亦一日不可增惟遲早則隨所遇耳吾留此三日緣爲再一相會地也越數年果再至歡洽三日而後去臨行嗚咽曰從此終天訣矣陳德音先生曰此狐善留其有餘惜福者當如是劉季箴則曰三日後終須一別何必暫留此狐煉形四百年尚未到懸崖撒手地位臨事者不當如是余謂二

義正詞嚴何可
使頑廉懦立

公之言各明一義各有當也

歙縣令明晟應山人嘗欲申雪一寃獄而慮上官不允疑惑未決儒學門斗有王半仙者與一狐友言小休咎多有驗遣往問之狐正色曰明公爲民父母但當論其寃不寃不當問其允不允獨不記制府李公之言乎門斗返報明爲憮然因言制府李公衛未達時嘗同一道士渡江適有與舟子爭詬者道士太息曰命在須臾尚較計數文錢耶俄其人爲帆腳所掃墮江死李公心異之中流風作舟欲覆道士禹步誦咒風止得濟李公再拜謝更生道士曰適墮江者命也吾不能救公貴人也

欲待氣數挽回
敢惜窮餓俟命
故治世則綽綽有裕
亂世亦蹇蹇匪躬

遇既得濟亦命也吾不能不救何謝焉李公又拜曰願師此訓吾終身安命矣道士曰是不盡然一身之窮達當安命不安命則奔競排軋無所不至不知李林甫秦檜即不傾陷善類亦作宰相徒自增罪案耳至國計民生之利害則不可言命天地之生才朝廷之設官所以補救氣數也身握事權束手而委命天地何必生此才朝廷何必設此官乎晨門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諸葛武侯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覩此聖賢立命之學公其識之李公謹受教拜問姓名道士曰言之恐公駭下舟行數十步翳然滅迹昔在會城李公

會話是事不識此狐何以得知也

北村鄭蘇仙一日夢至冥府見閻羅王方錄囚有鄰村一媼至殿前王改容拱手賜以杯茗命冥吏速送生善處鄭私叩冥吏曰此農家老婦有何功德冥吏曰是媼一生無利己損人心夫利己之心雖賢士大夫或不免然利己者必損人種種機械因是而生種種冤愆因是而造甚至貽臭萬年流毒四海皆此一念爲害也此一村婦而能自制其私心讀書講學之儒對之多愧色矣何怪王之加禮乎鄭素有心計聞之惕然而寤鄭又言此媼未至以前有一官公服昂然入自稱所至但飲一

文恬武嬉因循廢
疏試清夜捫心能
免此二念否真乃罪
當諒矣

杯水今無愧鬼神王哂曰設官以治民下至驛丞閘官皆有利弊之當理但不要錢即為好官植木偶於堂併水不飲不更勝公乎官又辯曰某雖無功亦無罪王曰公一生處處求自全某獄某獄避嫌疑而不言非負民乎某事某事畏煩重而不舉非負國乎三載考績之謂何無功即有罪矣官大踧踖鋒稜頓減王徐顧笑曰怪公盛氣耳平心而論要是三四等好官來生尚不失冠帶促命即送轉輪王觀此二事知人心微曖鬼神皆得而窺雖賢者一念之私亦不免於責備相在爾室其信然乎

婦人之言慎不可聽固也然為人子者當思為之家長

自可洪再發校之進程之孫尊者之言一笑

雍正壬子有宦家子婦素無勃谿狀突狂電穿牖如火光激射雷楔貫心而入洞左脇而出其夫亦爲雷焰燔燒背至尻皆焦黑氣息僅屬久之乃蘇顧婦尸泣曰我性剛勁與母爭論或有之爾不過私訴抑鬱背鐙掩淚而已何雷之誤中爾耶是未知律重主謀幽明一也

無雲和尚不知何許人康熙中挂單河間資勝寺終日默坐與語亦不答一日忽登禪床以界尺拍案一聲泊然化去視案上有偈曰削髮辭家淨六塵自家且了自家身仁民愛物無窮事原有周公孔聖人佛法近墨此僧乃近於楊

寧波吳生好作北里游後暱一狐女時相幽會然仍出入青樓間一日狐女請曰吾能幻化凡君所眷吾一見即可肖其貌君一存想應念而至不逾於黃金買笑乎試之果頃刻換形與真無二遂不復外出嘗語狐女曰眠花藉柳實愜人心惜是幻化意中終隔一膜耳狐女曰不然聲色之娛本電光石火豈特吾肖某某爲幻化即彼某某亦幻化也豈特某某爲幻化卽妾亦幻化也即千百年來名姬豔女皆幻化也白楊綠草黃土青山何一非古來歌舞之場握雨攜雲與埋香葬玉別鶴離鸞一曲伸臂頃耳中間兩美相合或以時刻計或以日

及姓載萬姓統譜其族至明始著皆北直人也今河間一帶多有此姓余道光[illegible]卯[illegible]公交於天鄉試本[illegible]房[illegible]

計或以月計或以年計終有訣別之期及其訣別則數十年而散與片刻暫遇而散者同一懸崖撒手轉瞬成空倚翠偎紅不皆恍如春夢乎即夙契原深終身聚首而朱顏不駐白髮已侵一人之身非復舊態則當時黛眉粉頰亦謂之幻化可矣何獨以妾肖某某爲幻化也吳洒然有悟後數歲狐女辭去吳竟絕迹於狎游

交河及孺愛青縣張文甫皆老儒也並授徒于獻嘗同步月南村北村之間去館稍遠荒原闃寂榛莽翳然張心怖欲返曰墟墓間多鬼曷可久留俄一老人扶杖至揖二人坐曰世間安得有鬼不聞阮瞻之論乎二君儒

者奈何信釋氏之妖妄因闡發程子二氣屈伸之理疏
通證明詞條流暢二人聽之皆首肯共嘆宋儒見理之
眞遞相酬對竟忘問姓名適大車數輛遠遠至牛鐸錚
然老人振衣急起曰泉下之人岑寂久矣不持無鬼之
論不能留二君作竟夕談今將別謹以實告毋訝相戲
侮也俯仰之頃欻然已滅是間絕少文士惟董空如先
生墓相近或卽其魂歟

河間唐生好戲侮土人至今能道之所謂唐啸子者是
也有塾師好講無鬼嘗曰阮瞻遇鬼安有是事僧徒妄
造蜚語耳唐夜洒土其窗而嗚嗚擊其戶塾師駭問爲

先大夫在海州隆冬
散賑寄鄉公館僅
矮屋數椽陰濕殊
甚三四門斗住西廊
席地臥一門斗頗狡
猾中夜探[illegible][illegible]燕
怖其曹僞鬼兒出
祟踏大作此門斗
竟病而歿

誰則曰我二氣之良能也塾師大怖蒙首股栗使二弟子守達旦次日委頓不起朋友來問但呻吟曰有鬼既而知唐所爲莫不拊掌然自是魅大作拋擲瓦石搖撼戶牖無虛夕初尚以爲唐再來細察之乃真魅不勝其擾竟棄館而去蓋震懾之後益以慙恧其氣已餒狐乘其餒而中之也妖由人興此之謂乎

天津某孝廉與數友郊外蹋青皆少年輕薄見柳陰中少婦騎驢過欺其無伴邀衆逐其後嫚語調謔少婦殊不答鞭驢疾行有兩三人先追及少婦忽下驢軟語意似相悅俄某與三四人追及審視正其妻也但妻不解

能恕者鮮矣

騎是日亦無由至郊外且疑且怒近前訶之妻嬉笑如
故某憤氣潮涌奮掌欲摑其面妻忽飛跨驢背別換一
形以鞭指某數曰見他人之婦則狎褻百端見是己婦
則恚恨如是爾讀聖賢書一恕字尚不能解何以挂名
桂籍耶數訖徑行某色如死灰殆僵立道左不能去竟
不知是何魅也

德州田白岩曰有額都統者在滇黔間山行見道士按
一麗女於石欲剖其心女哀呼乞救額急揮騎馳及遽
格道士手女欻然一聲化火光飛去道士頓足曰公敗
吾事此魅已媚殺百餘人故捕誅之以除害但取精已

今之大吏自初清廉而以姑息養姦者多矣

人合何若求財

多歲久通靈斬其首則神道去故必剖其心乃死公令縱之又貽患無窮矣惜一猛虎之命放置深山不知澤麋林鹿劘其牙者幾許命也匣其匕首恨恨渡溪去此殆白岩之寓言即所謂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也姑容墨吏自以爲陰功人亦多稱爲忠厚而窮民之賣兒貼婦皆未一思亦安用此長者乎

歙縣吏王某工刀筆善巧取人財然每有所積必有一意外事耗去有城隍廟道童夜行廊廡間聞二吏持簿對算其一曰渠今歲所蓄較多當何法以銷之方沉思間其一曰一翠雲足矣無煩迂折也是廟往往遇鬼道

夢六齋莊始見以予嘗見先大夫自書以遇指凡夢中循沙長念兴自記一大過

童習見亦不怖但不知翠雲爲誰亦不知爲誰鑄算俄有小妓翠雲至王某大發之耗所蓄八九又染惡瘡醫藥備至比愈則已蕩然矣人計其平生所取可屈指數者約三四萬金後發狂疾暴卒竟無棺以殮

陳雲亭舍人言有臺灣驛使宿館舍見艷女登墻下窺叱索無所睹夜半琅然有聲乃片瓦擲枕畔叱問是何妖魅敢侮天使窗外朗應曰公祿命重我避公不及致公叱索懼干神譴惴惴至今今公睡中萌邪念誤作驛卒之女謀他日納爲妾人心一動鬼神知之以邪召邪神不得而咎我故投瓦相報公何怒焉驛使大愧沮未

及天曙促裝去

葉旅亭御史宅忽有狐怪白晝對語迫葉讓所居擾攘戲侮至杯盤自舞几榻自行葉告張眞人眞人以委法官先書一符甫張而裂次牒都城隍亦無驗法官曰是必天狐非拜章不可乃建道場七日至三日狐猶詬詈至四日乃婉詞請和葉不欲與爲難亦祈不竟其事眞人曰章已拜不可追矣至七日忽聞格鬭砰訇門窗破墮滿暮尚未已法官又檄他神相助乃就擒以罌貯之埋廣渠門外余嘗問眞人驅役鬼神之故曰我亦不知所以然但依法施行耳大抵鬼神皆受役於印而符籙

無怪官長必護其吏胥而吏胥必指官撞騙也

則掌於法官真人如官長法官如吏胥真人非法官不能爲符籙法官非真人之助其符籙亦不靈中間有驗有不驗則如各官司文移章奏或准或駁不能一一必行耳此言頗近理又問設空宅深山猝遇精魅君尚能制伏否曰譬大吏經行刼盜自然避匿儻或無知猖獗突犯雙旌雖手握兵符徵調不及一時亦無如之何此言亦頗篤實然則一切神奇之說皆附會也

朱子頴運使言守泰安日聞有士人至岱嶽深處忽人語出石壁中日何處經香豈有轉世人來耶剨然震響石壁中開貝闕瓊樓涌現峯頂有耆儒冠帶下迎士人

此公為四庫全書寫照

毛刻十三經為渠不朽盛業勝十七史耳

駭愕問此何地曰此經香閣也士人叩經香之義曰其說長矣請坐講之昔尼山刪定垂教萬年大義微言遞相授受漢代諸儒去古未遠訓詁箋註類能窺先聖之心又淳朴未漓無植黨爭名之習惟各傳師說篤溯淵源沿及有唐斯文未改迨乎北宋勒爲註疏十三部先聖嘉焉諸大儒慮新說日興漸成絕學建是閣以貯之中爲初本以五色玉爲函尊聖教也配以歷代官刊之本以白玉爲函昭帝王表章之功也皆南面左右則各家私刊之本每一部成必取初印精好者按次時代庋置斯閣以蒼玉爲函奬汲古之勤也皆東西面並以珊

瑚爲簽黃金作鎖鑰東西兩廡以沉檀爲几錦繡爲茵諸大儒之神歲一來視相與列坐於斯閣後三楹則唐以前諸儒經義帙以纂組收爲一庫自是以外雖著述等身聲華蓋代總聽其自貯名山不得入此門一步焉先聖之志也諸書至子刻午刻一字一句皆發濃香故題曰經香蓋一元斡運二氣絪縕陰起午中陽生子半聖人之心與天地通諸大儒闡發聖人之理其精奥亦與天地通故相感也然必傳是學者始聞之他人則否世儒於此十三部或焚膏繼晷鑽仰終身或鍛鍊苛求百端掊擊亦各因其性識之所根耳君四世前爲刻工

此篇評騭漢學宋學極爲允當門戶之見息矣

曾手刊周禮半部故餘香尚在吾得以知君之來因引使周覽閣廡欵以茗果送别曰君善自愛此地不易至也士人回顧惟萬峯插天杳無人跡案此事荒誕殆尊漢學者之寓言夫漢儒以訓詁專門宋儒以義理相尚似漢學粗而宋學精然不明訓詁義理何自而知概用詆排視猶土苴未免既成大輅追斥椎輪得濟迷川遽焚寶筏於是攻宋儒者又紛紛而起故余撰四庫全書詩部總敘有曰宋儒之攻漢儒非爲說經起見也特求勝於漢儒而已後人之攻宋儒亦非爲說經起見也特不平宋儒之詆漢儒而已韋蘇州詩曰水性自云靜石

中亦無聲如何兩相激雷轉空山驚此之謂矣平心而論王弼始變舊說爲宋學之萌芽宋儒不攻孝經詞義明顯宋儒所爭祇今文古文字句亦無關宏旨均姑置弗議至尚書三禮三傳毛詩爾雅諸註疏皆根據古義斷非宋儒所能論語孟子宋儒積一生精力字斟句酌亦斷非漢儒所及蓋漢儒重師傳淵源有自宋儒尚心悟研索易深漢儒或執舊文過於信傳宋儒或憑臆斷勇於改經計其得失亦復相當惟漢儒之學非讀書稽古不能下一語宋儒之學則人人皆可以空談其間蘭艾同生誠有不盡饜人心者是嗤點之所自來此種虛

搆之詞亦非無因而作也

曹司農竹虛言其族兄自歙往揚州途經友人家時盛夏延坐書屋甚軒爽暮欲下榻其中友人曰是有魅夜不可居曹强居之夜半有物自門隙蠕蠕入薄如夾紙入室後漸開展作人形乃女子也曹殊不畏忽披髮吐舌作縊鬼狀曹笑曰猶是髮但稍亂猶是舌但稍長亦何足畏忽自摘其首置案上曹又笑曰有首尚不足畏况無首耶鬼技窮倏然滅及歸途再宿夜半門隙又蠕動甫露其首輒唾曰又此敗興物耶竟不入此與嵇中散事相類夫虎不食醉人不知畏也大抵畏則心亂心

凡臨大事皆當如是此生死關頭也故孟子不動心必由於知言養氣

余為奉天府丞時府學有梁君庫孫徒之多年矣教授者

亂則神渙神渙則鬼得乘之不畏則心定心定則神全神全則沴戾之氣不能干故記中散是事者稱神志湛然鬼慚而去

董曲江言默菴先生為總漕時署有土神馬神二祠惟土神有配其少子恃才兀傲謂土神于思老翁不應擁豔婦馬神年少正為嘉耦徑移女像於馬神祠俄眊仆不知人默菴先生聞其事親禱移還乃蘇又聞河間學署有土神亦配以女像有訓導謂黌宮不可塑婦人乃別建一小祠遷焉土神憑其幼孫語曰汝理雖正而心則私正欲廣汝宅耳吾不服也訓導方侃侃談古禮猝

君集宣化進士甚
頗對不畏孫兒遷深
光於他而歸隊此
屋為一香室孫兒莘
大作李君六得陪出
痕是人崑亮拗

中其隱夫駭乃辭任不敢居是室二事相近或曰訓導遷廟猶以禮請瀆神甚矣讞當重余謂董少年放誕耳訓導內挾私心使已有利外假公義使人無詞徵神發其陰謀人尚以爲能正祀典也春秋誅心訓導讞當重於董

戲術皆手法捷耳然亦實有般運術宋人書般運皆作般憶小時在外祖雪崖先生家一術士置杯酒於案舉掌拍之杯陷入案中口與案平然捫案下不見杯底少選取出案如故此或障目法也又舉魚膾一巨碗拋擲空中不見令其取回則曰不能矣在書室書廚夾屜中公等自取

耳時以賓從雜遝書室多古器已殿扃且夾屜高僅二寸椀高三四寸許斷不可入疑其妄姑呼鑰啟視則梳置案上換貯佛手五原貯佛手之盤乃換貯魚膾藏夾屜中是非般運術乎理所必無事所或有類如此然實亦理之所有狐怪山魈盜取人物不爲異能劾禁狐怪山魈者亦不爲異既能劾禁即可以役使既能盜取人物即可以代人盜取物夫又何異焉

舊僕莊壽言昔事某官見一官侵晨至又一官續至皆契交也其狀若密遞消息者俄皆去主人亦命駕遽出至黄昏乃歸車殆馬煩不勝困憊俄前二官又至燈下

或附耳或點首或搖手或蹙眉或拊掌不知所議何事漏下二鼓我遥聞北窻外吃吃有笑聲室中弗聞也方疑惑間忽又聞長嘆一聲曰何必如此始賓主皆驚聞窻急視新雨後泥平如掌絕無人踪共疑爲我囈語我時因戒勿竊聽遥立南榮外花架下實未嘗聽亦未嘗言究不知其何故也

永春邱孝廉二田偶憩息九鯉湖道中有童子騎牛來行甚駛至邱前小立朗吟曰來衝風雨來去踏烟霞去斜照萬峯青是我還山路怪村豎那得作此語凝思欲問則笠影出没杉檜間已距半里許矣不知神仙游戲

抑鄉塾小兒聞人誦而偶記也

莆田林教諭需以臺灣俵滿北上至涿州南下將渡絕見破屋墻匡外有磁鋒劃一詩曰騾綱隊隊響銅鈴消曉衝寒過驛亭我自垂鞭玩殘雪驢蹄踏亂山谿既日羅洋山人讀訖自語曰詩小有致羅洋是何地耶屋內應曰其語似是湖廣人入視之惟凝塵敗葉而已自知遇鬼惕然登車恒鬱鬱不適不久竟卒

景州李霽園基塙康熙甲午孝廉余僚壻也博雅工詩需次日夢中作一聯曰鸞翮嵇中散蛾眉屈左徒醒而自不能解後得湖南一令卒於官正屈原行吟地也

江西南康試院堂前老桂二相傳為朱子手植未必然也然當古物余癸巳歲試時尚見之甲午科試再往則以添蓋號舍伐去矣深為悵惜

先祖母張太夫人畜一小花犬羣婢患其盜肉陰搯殺之中一婢曰柳意夢中恒見此犬來齧睡輒囈語太夫人知之曰羣婢共殺犬何獨銜冤於柳意此必柳意亦盜肉不足服其心也考問果然

福建汀州試院堂前二古柏唐物也云有神余按臨日吏白當詣樹拜余謂木魅不為害聽之可也非祀典所有使者不當拜樹柯葉森聳隔屋數重可見是夕月明余步階上仰見樹杪兩紅衣人向余磬折拱揖冉冉漸沒呼幕友出視尚見之余次日詣樹各答以揖為鐫一聯於祠門曰參天黛色常如此點首朱衣或是君此事

亦頗與袁子才嘗載此事於新齊諧所記稍異叢傳聞之誤也（批注：然夫來後學者相習有神無道劇場客之俗欲神符中而設客座於廣外和容不殺當示中止）

德州宋清遠先生言呂道士不知何許人善幻術嘗客田山薑司農家值朱藤盛開賓客會賞一俗士言詞猥鄙喋喋不休殊敗人意一少年性輕脫厭薄尤甚斥勿多言二人幾攘臂一老儒和解之俱不聽亦愠形於色滿坐爲之不樂道士耳語小童取紙筆畫三符焚之三人忽皆起在院中旋折數四俗客趨東南隅坐喃喃自語聽之乃與妻妾談家事俄左右回顧若和解俄怡色自辯俄作引罪狀俄屈一膝俄兩膝並屈俄叩首不已

視少年則坐西南隅花欄上流目送盼娓娓軟語俄姹笑俄謙謝俄低唱浣紗記呦呦不已手自按拍備諸冶蕩之態老儒則端坐石磴上講孟子齊桓晉文之事一章字剖句析指揮顧盼如與四五人對語忽搖首曰不是忽瞋目曰尚不解耶咯咯癆嗽仍不止衆駭笑道士搖手止之比酒闌道士又焚三符三人乃惘惘痴坐少選始醒自稱不覺醉眠謝無禮衆匿笑散道士曰此小術不足道葉法善引唐明皇入月宮即用此符當時誤以爲眞仙迂儒又以爲妄語皆井底蛙耳後在旅館符攝一過往貴人妾魂妾甦後登車識其蹊徑門戶消

士大夫宜慎之勿
爲壽者所惑

人急捕之已遁去此屬禍所以禁慎也歟

交河老儒及潤礎雍正乙卯鄉試晚至石門橋客舍皆滿惟一小屋窗臨馬櫪無肯居者姑解裝焉羣馬跳踉夜不得寐人靜後忽聞馬語及愛觀雜書先記宋人說部中有堰下牛語事知非鬼魅屏息聽之一馬曰今日方知忍飢之苦生前所欺隱草豆錢竟在何處一馬曰我輩多由圉人轉生死者方知生者不悟可爲太息衆馬皆嗚咽一馬曰冥判亦不甚公王五何以得爲犬一馬曰冥卒曾言之渠一妻二女並淫濫盡盜其錢與所歡當罪之半矣一馬曰信然罪有輕重姜七墮豕身受

屠割更我輩不若也及忽輕嗽語遂寂及恒舉以戒閨人

余一侍姬平生未嘗出詈語自云親見其祖母善詈後了無疾病忽舌爛至喉飲食言語皆不能宛轉數日而死

有某生在家偶晏起呼妻妾不至問小婢云並隨一少年南去矣露刃追及將駢斬之少年忽不見有老僧衣紅袈裟一手托鉢一手振錫杖格其刃曰汝尚不悟耶汝利心太重忮忌心太重機巧心太重而能使人終不覺鬼神忌隱惡故判是二婦使作此以報汝彼何罪焉

展氏所以致宏也

言訖亦隱生悚然引歸二婦云少年初不相識亦未相悅忽惘然如夢隨之去鄰里亦曰二婦非淫奔者又素不相得豈肯隨一人且淫奔必避人豈有白晝公行攜步待追者耶其為神譴信矣然終不能名其惡真隱惡歟

事皆前定豈不信然戊子春余為人題蕃騎射獵圖曰白草粘天野獸肥彎弧愛爾馬如飛何當快飲黃羊血一上天山雪打圍是年八月竟從軍於西域又董文恪公嘗為余作秋林覓句圖余至烏魯木齊城西有深林老木參雲彌亘數十里前將軍伍公彌泰建一亭於中

凡瘍醫皆然何獨此人

題曰秀野散步其間宛然前畫之景辛卯還京因自題一絕句曰霜葉微黃石骨青孤吟自怪太零丁誰知早作西行讖老木寒雲秀野亭

南皮瘍醫某藝頗精然好陰用毒藥勒索重貲不饜所欲則必死蓋其術詭秘他醫不能解也一日其子雷震死今其人尚在亦無敢延之者矣或謂某殺人至多天何不殛其身而殛其子有佚罰焉夫非不至極刑不及孥惡不至極殃不及世殛其子所以明禍延後嗣也

安中寬言昔吳三桂之叛有術士精六壬將往投之遇一人言亦欲投三桂因共宿其人眠西墻下術士曰君

左道惑人常刑不宥
凡幻術妖言皆是也[illegible]
[illegible]為[illegible]讀乃[illegible]
大夫讀書明理[illegible]
為其所欺[illegible]不可解
[illegible]由[illegible]儒[illegible]
之[illegible]而[illegible]
道光三十年京師[illegible]
[illegible]執中一[illegible]
多[illegible]於朝[illegible]
[illegible]執中不[illegible]

勿眠此此墻亥刻當圯其人曰君術未深墻向外圯非向內圯也至夜果然余謂此附會之談也是人能知墻之內外圯不知三桂之必敗乎

有僧遊交河蘇吏部次公家善幻術出奇不窮云與呂道士同師嘗摶泥為豕咒之漸蠕動再咒之忽作聲再咒之躍而起矣因付庖屠以供客味不甚美食訖客皆作嘔逆所吐皆泥也有一士因雨留同宿密叩僧曰太平廣記載術士咒片瓦授人劃壁立開可潛至人閨闥中師術能及此否曰此不難拾片瓦咒良久曰持此可往但勿語語則術敗矣士試之壁果開至一處見所慕

狀極韶秀不知諸公何故㦤㦤後薛瘦獄中竟無他異

計孫牧點雖感甘同無兩處皆亡未免哀歎焉收殘骨葉語……係焉旁衣和[illegible]

方御粧就寢守僧戒不敢語徑掩扉登榻狎昵婦亦歡洽倦而酣睡忽開目則眠妻榻上也方互相疑詰僧登門數之曰呂道士一念之差已受雷誅君更累我耶小術戲君幸不傷盛德後更無萌此念既而太息曰此一念司命已錄之雖無大譴恐於祿籍有妨耳士果蹭蹬晚得一訓導竟終於寒氊

康熙中獻縣胡維華以燒香聚衆謀不軌所居由大城文安一路行去京師三百餘里由靑縣靜海一路行去天津二百餘里維華謀分兵爲二其一出不意併程抵京師其一據天津掠海舟利則天津之兵亦北趨不利

則逝往天津登舟泛海去方部署僞官事已洩官軍擒捕圍而火攻之髫齔不遺初維華之父雄於貲喜周窮乏亦未爲大惡鄉村老儒張月坪有女艷麗殆稱國色見而心醉然月坪端方迂執無與人爲妾理乃延之教讀月坪父母柩在遼東不得返恒戚戚偶言及即捐金使扶歸且贈以葬地月坪因內有橫屍其讐也官以謀殺勘又爲百計申辯得釋一日月坪妻携女歸寧三子並幼月坪歸家守門戶約數日返乃陰使其黨夜鍵戶而焚其廬父子四人並燼陽爲驚悼代營喪葬且時周其妻女竟依以爲命或有欲聘女者妻必與謀輒陰沮

使不就久之漸露求女爲妾意妻感其惠欲許之女初不願夜夢其父曰汝不往吾終不暢吾志也女乃受命歲餘生維華女旋病卒維華竟覆其宗

又去余家三四十里有凌虐其僕夫婦死而納其女者女故慧黠經營其飲食服用事事當意又凡可博其歡者冶蕩狎媟無所不至皆竊議其忘讐蠱惑既深惟其言是聽女始則導之奢華破其產十之七八又讒間其骨肉使門以內如寇讐繼乃時說水滸傳宋江柴進等事稱爲英雄慫恿之交通盜賊卒以殺人抵法抵法之日女不哭其夫而陰攜卮酒酹其父母墓曰父母恒夢

四川酆都縣亦有
官給路引事

中歷我意恨恨似欲擊我今知之否耶人始知其蓄志報復曰此女所爲非惟人不測鬼亦不測也機深哉然而不以陰險論春秋原心本不共戴天者也

余在烏魯木齊軍吏具文牒數十紙捧墨筆請判曰凡客死於此者其棺歸籍例給牒否則魂不得入關以行於冥司故不用朱判其印亦以墨視其文鄙誕殊甚曰爲給照事照得某處某人年若干歲以某年某月某日在本處病故今親屬搬柩歸籍合行給照爲此牌仰沿路把守關隘鬼卒卽將該魂驗實放行毋得勒索留滯致干未便余曰此胥役托詞取錢耳啓將軍除其例旬日後或告城西墟墓中鬼哭無牒不能歸故也余斥其妄又旬日或告鬼哭已近城斥之

如故越旬日余所居墻外䫫䫫有聲說文曰䫫鬼聲余尙以爲胥役所僞越數日聲至窗外時月明如晝自起尋視寂無一人同事觀御史成曰公所持理正雖將軍不能奪也然鬼哭寃共聞不得照者寃亦怨公盍試一給之姑間執讒慝之口儻鬼哭如故則公盍有詞矣勉從其議是夜寂然又軍吏宋吉祿在印房忽眩仆久而蘇云見其母至俄臺軍以官牒呈啓視則哈密報吉祿之母來視子卒於途也天下事何所不有儒生論其常耳余嘗作烏魯木齊雜詩一百六十首中一首云白草颼颼接冷雲關山疆界是誰分幽魂來往隨官牒原鬼昌黎竟

未聞即記此二事也

范蘅洲言昔渡錢塘江有一僧附舟徑置坐具倚檣竿不相問訊與之語口漫應目視他處神意殊不屬蘅洲惱其傲亦不再言時西風過急蘅洲偶得二句曰白浪簸船頭行人怯石尤下聯未屬吟哦數四僧忽閉目微吟曰如何紅袖女尚倚最高樓蘅洲不省所云再與語仍不答比繫纜恰一少女立樓上正著紅袖乃大驚再三致詰曰偶望見耳然煙水淼茫廬舍遮映實無望見理疑其前知欲作禮則已振錫去蘅洲悵然莫測曰此又一駱賓王矣

清苑張公鉞官河南鄭州時署有老桑樹合抱不交云棲神物惡而伐之是夕其女燈下睹一人面目手足及衣冠色皆濃綠厲聲曰爾父太橫姑示警於爾驚呼媼婢至神已痂矣後歸戈太僕仙舟不久下世驅厲鬼毀淫祠正狄梁公范文正公韙事德苟不足以勝之鮮不取敗

錢文敏公曰天之禍福不猶君之賞罰乎鬼神之鑒察不猶官吏之詳議乎今使有一彈章曰某立身無玷居官有績然門徑向凶方營建犯凶日罪當謫罰所司允乎駁乎又使有一薦牘曰某立身多瑕居官無狀然門

徑得吉方營建值吉日功當選擇所司又允乎駁乎官吏所必駁而謂鬼神允之乎故陽宅之說余終不謂然此譬至明以詰形家亦無可置辯然所見寔有凶宅京師斜對給孤寺道南一宅余行弔者五粉坊琉璃街極北道西一宅余行弔者七給孤寺宅曹宗丞學閔嘗居之甫移入二僕一夕並暴亡懼而遷去粉坊琉璃街宅邵教授大生嘗居之白晝往往見變異毅然不畏竟沒其中此又何理歟劉文正公曰卜地見書卜日見禮苟無吉凶聖人何卜但恐非今術士所知耳斯持平之論矣

滄州潘班善書畫自稱黃葉道人嘗夜宿友人齋中聞壁間小語曰君今夕無留人共寢當出就君班大駭移出友人曰室舊有此怪一婉孌女子不爲害也後友人私語所親曰潘君其終困青衿乎此怪非鬼非狐不審何物遇粗俗之人不出遇富貴之人亦不出惟遇才士之淪落者始一出爲枕耳後潘果坎壈以終越十餘年忽夜聞齋中啜泣聲次日大風折一老杏樹其怪乃絕外祖張雪峰先生嘗戲曰此怪大佳其意識在綺羅人上

陳楓崖光祿言康熙中楓涇一太學生嘗讀書別業見

破此人鬼關乃可
為忠臣為烈女

草間有片石已斷裂剝蝕僅存數十字偶有一二成句似是夭逝女子之碣也生故好事意其墓必在左右每陳茗果於石上而祝以狎詞越一載餘見麗女獨步菜畦間手執野花顧生一笑生趨近其側目挑眉語方相引入籬後灌莽間女凝立直視若有所思忽自批其頰曰一百餘年心如古井一旦乃爲蕩子所動乎頓足數四奄然而滅方知卽墓中鬼也蔡修撰季實曰古稱蓋棺論定觀於此事知蓋棺猶難論定矣是本貞魂乃以一念之差幾失故步晦菴先生詩曰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諒哉

王孝廉金英言江寧一書生宿故家廢園中月夜有艷女窺窗心知非鬼即狐愛其姣麗亦不畏怖招使入室即宛轉相就然始終無一語問亦不答惟含笑流盼而已如是月餘莫喻其故一日執而固問之乃取筆作字曰妾前明某翰林侍姬不幸夭逝因平生巧於讒搆使一門骨肉如水火冥司見譴罰爲瘖鬼已沉淪二百餘年君能爲書金剛經十部得仗佛力超拔苦海則世世銜感矣書生如其所乞寫竣之日詣書生再拜仍取筆作字曰藉金經懺悔已脫離鬼趣然前生罪重僅能帶業往生尚須三世作瘂婦方能語也

董文洛公為諸生時貧甚有族叔以業木匠者居杭州時周卹之公登拔萃科將入都應試乞貸於親友皆莫應乃以錢十五文趁船至武林訴其叔叔問將安往告以故叔曰吾操末技以謀生安能供若旅費乎姑且住

灤陽消夏錄二　　觀弈道人撰

董文恪公爲少司空時云昔在富陽村居有村叟坐鄰家聞讀書聲曰貴人也請相見諦觀再四又問八字干支沉思良久曰君命相皆一品當某年得知縣某年署大縣某年實授某年遷通判某年遷知府某年由知府遷布政某年遷巡撫某年遷總督善自愛他日知吾言不謬也後不再見此叟其言亦不驗然細較生平則所謂知縣乃由拔貢得戶部七品官也所謂調署大縣乃庶吉士也所謂實授乃編修也所謂通判乃中允也所

謂知府乃侍讀學士也所謂布政使乃內閣學士也所謂巡撫乃工部侍郎也品秩皆符其年亦皆符特內外異途耳是其言驗而不驗不驗而驗惟未知總督如何後公以其年拜禮部尚書品秩仍符按推算干支或奇驗或全不驗或半驗半不驗余嘗以聞見最確者反覆深思八字貴賤貧富特大槩如是其間乘除孫灝畧有異同無鍚鄒小山先生夫人與安州陳密山先生夫人八字干支竝同小山先生官禮部侍郎密山先生官貴州布政使均二品也論爵布政不及侍郎之尊論祿則侍郎不及布政之厚亙相補矣二夫人竝壽考陳夫人

京有富商人求[illegible]
畫者抵以此印之

碩有玉理

早寡然晚歲康强安樂鄒夫人白首齊眉然晚歲喪明家計亦薄又相補矣此或疑地有南北時有初正也余第六姪與奴子劉雲鵬生時秖隔一牆兩窗相對兩兒並落蓐啼非惟時同刻同乃至分杪亦同姪至十六歲而夭奴子今尚在豈非此命所賦之祿秖有此數姪生長富貴消耗先盡奴子生長貧賤消耗無多祿尚未盡耶盈虛消息理似如斯俟知命者更詳之

曾伯祖光吉公康熙初官鎮番守備云有李太學妻恒虐其妾怒輒褫下衣鞭之殆無虛日里有老媪能入冥所謂走無常者是也規其妻曰娘子與是妾有夙冤然

應償二百鞭耳今妬心熾盛鞭之殆過十餘倍又負彼償矣且良婦受刑雖官法不褫衣娘子必使裸露以示辱事太快意則干鬼神之忌娘子與我厚竊見其籍不敢不相聞妻咽曰死媪謾語欲我禳解取錢耶會經畧真洛遭王黼臣之變亂黨蜂起李沒於兵妾爲副將韓公所得喜其明慧寵專房韓公無正室家政遂操於妾妻爲賊所掠賊破被俘分賞將士恰歸韓公妾訾以爲婢使跪於堂而語之曰爾能受我指揮每日晨起先跪粧臺前自褫下衣伏地受五鞭然後供役則貸爾命否則爾爲賊黨妻殺之無禁當寸寸臠爾飼犬豕妻懼死

矢志叩首願遵教然妾不欲其遽死鞭不甚毒俾知痛楚而已年餘乃以他疾死計其鞭數適相當此婦真頑鈍無恥哉亦鬼神所忌陰奪其魄也此事韓公不自諱且舉以明果報故人知其詳韓公又言此猶顯易其位也明季嘗遊襄鄧間與術士張鴛湖同舍鴛湖檢知居停主人妻虐妾太甚積不平私語曰道家有借形法凡修煉未成氣血已衰不能還丹者則借一壯盛之軀乘其睡與之互易吾嘗受此法姑試之次日其家忽聞妻在妾房語妾在妻房語比出戶則作妻語者妾作妾語者妻也妾得妻身但默坐妻得妾身殊不甘紛紜爭執

親族不能判鳴之官官怒爲妖妄笞其夫逐出皆無可如何然據形而論妻實是亥不在其位威不能行竟分宅各居而終此事尤奇也

相傳有塾師夏夜月明率門人納凉河間獻王祠外田塍上因共講三百篇擬題音琅琅如鐘鼓又分小兒誦孝經誦已復講忽舉首見祠門雙古柏下隱隱有人試近之形狀頗異知爲神鬼然私念此獻王墓前決無妖魅前問姓名曰毛萇貫長卿顏芝因謁王至此塾師大喜再拜請授經義毛貫並曰君所講適已聞都非我輩所解無從奉答塾師又拜曰詩義深微難授下愚請顏

先生一講孝經可乎顏回面向內曰君小兒所誦滿落顛倒全非我所傳本我亦無可著語處俄聞傳王教曰門外似有人醉語耶耳已久可驅之去余謂此與爱堂先生所言學究遇冥吏事皆博雅之士造戲語以詬俗儒也然亦空穴來風桐乳來巢乎

先姚安公性嚴峻門無雜賓一日與一襤褸人對語呼余兄弟與爲禮曰此宋曼珠曾孫不相聞久矣今乃見之明季兵亂汝曾祖年十一流離戈馬間賴宋曼珠得存也乃爲委曲謀生計因戒余兄弟曰義所當報不必談因果然因果實亦不爽昔某公受人再生恩富貴後

其孫遂乏其後乎

視其子孫零替潰如陌路後病困方服藥恍惚見其人手授二札皆未封視之則當年乞救書也覆杯於地曰吾死晚矣是夕卒

宋按察棠泉言某公在明爲諫官嘗扶乩問壽數仙判某年某月某日當死計期不遠恒悒悒屆期乃無恙後入

本朝至九列適同僚家扶乩前仙又降某公叩以所判無驗又判曰君不死我奈何某公俯仰沉思忽命駕去蓋所判正甲申三月十九日也

沉椒園先生爲鼇峰書院山長時見示高邑趙忠毅公

明吳中行趙用賢上疏論張居正奪情皆廷杖謫戍許文穆國時為庶子作玉盃一銘曰斑斑者何卞生淚英英者何藺生氣追之琢之永永寶以貽吳作兕觥一銘曰文羊一角其理沉黝不惜刻心寶厥辟首首兹真流在中為君子寄此皆在故謂寶器而天地間全文也

舊研類有東方未明之研六字背有銘曰破門揚太白睒睒雞三號更五點此時拜疏擊大奄事成策汝功不成同汝貶蓋効魏忠賢時用此研草疏也末有小字一行題門人王鐸書此行遺末鐫而黑痕深入石骨乾則不見取水濯之則五字炳然相傳初令鐸書此銘未及鐫而難作後在戍所乃鐫之語工勿鐫此一行然閱一百餘年滌之不去其事頗奇或曰忠毅嫉惡嚴漁洋山人筆記稱鐸人品日下書品亦日下然則忠毅先有所見矣削其名擯之也滌之不去欲著其嘗爲忠毅所擯也天地鬼神恒於一事偶露其巧使人知警是或然

駭

乾隆庚午官庫失玉器勘諸苑戶苑戶常明對簿時忽作童子聲曰玉器非所竊人則真所殺我卽所殺之魂也問官大駭移送刑部姚安公時爲江蘇司郎中與余公文儀等同鞫之魂曰我名二格年十四家住海淀父曰李星望前歲上元常明引我觀燈歸夜深人寂常明戲調我我力拒且言歸當訴諸父常明遂以衣帶勒我死埋河岸下父疑常明匿我控諸巡城送刑部以事無左證議別緝真兇我魂恒隨常明行但相去四五尺卽覺熱如烈焰不得近後熱稍減漸近至二三尺又漸近

至尺許距乃都不覺蘇始得附之又言初訊時魂亦隨至刑部指其門乃廣西司按所言月日果檢得舊案問其尸云在河岸第幾柳樹旁掘之亦得尚未壞呼其父使辨識長慟曰吾兒也以事雖幻杳而證驗皆真且訊問時呼常明名則忽似夢醒作常明語呼二格名則忽似昏醉作二格語互辯數四始款伏又父子絮語家事一一分明獄無可疑乃以實狀上

聞論如律

命下之日魂喜甚本賣餻爲活忽高唱賣餻一聲父泣曰久不聞此宛然生時聲也問兒當何往曰吾亦不知

真可畏

且去耳自是再問常常明不復作二格語矣

南皮張副使受長官河南開歸道時夜閱一讞牘沉吟自語曰自剄死者刀痕當入重而出輕今入輕出重何也忽聞背後太息曰公尚解事回顧無一人喟然曰甚哉治獄之可畏也此幸不誤安保他日之不誤耶遂移疾而歸

先叔母高宜人之父諱榮祉官山西陵川令有一舊玉馬質理不甚白潔而血浸斑斑斲紫檀為座承之恒置几上其前足本為雙跪欲起之形一日左足忽伸出於座外高公大駭闔署傳視曰此物程朱不能格也一餘

賓曰凡物歲久則爲妖得人精氣多亦能爲妖此理易
明無足怪也衆議碎之猶豫未決次日仍屈還故形益
公曰是眞有知矣投熾鑪中似微有呦呦聲後無他異
然高氏自此漸式微高宜人云此馬煆三日裂爲二段
尚及見其半身又武淸王慶垞曹氏廳柱忽生牡丹二
朵一紫一碧瓣中脈絡如金絲花葉葳蕤越七八日乃
萎落其根從柱而出紋理相連近柱二寸許尚是枯木
以上乃漸靑先太夫人曹氏甥也小時親見之咸曰瑞
也外祖雪峰先生曰物之反常者爲妖何瑞之有後曹
氏亦式微

先外祖母言曾化淳死其家以前明玉帶殮越數年墓前恒見一白蛇後墓為水齧棺壞朽改葬之日他珍物具存視玉帶則亡矣蛇身節節有紋尚似帶形豈其悍鷙之魄托玉而化歟

外祖張雪峰先生性高潔書室中几硯精嚴圖史整肅恒扃其戶必親至乃開院中花木翳如蘚苔綠縟僮婢非奉使令亦不敢輕蹈一步舅氏健亭公年十一二時乘外祖他出私往院中樹下納涼聞室內似有人行疑外祖已先歸屏息從窗隙窺之見竹椅上坐一女子靚妝斜倚對面一大方鏡高可五尺鏡中之影乃是一

狐懼不敢動竊窺所爲女子忽自見其影急起繞鏡四圍呵之鏡昏如霧良久歸坐鏡上呵跡亦漸消再視其影則亦一好女子矣恐爲所見躡足而歸後私語先姚安公姚安公嘗爲諸孫講大學修身章舉是事曰明鏡空空故物無遁影然一爲妖氣所翳尙失眞形況私情偏倚先有所障者乎又曰非惟私情爲障卽公心亦爲障正人君子爲小人乘其機而反激之其固執决裂有轉致顚倒是非者昔包孝肅之吏陽爲弄權之狀而應杖之囚反不予杖是亦妖氣之翳鏡也故正心誠意必先格物致知

有賣花老婦言京師一宅近空圃圃故多狐有麗婦夜踰短垣與鄰家少年狎懼事泄初詭託姓名歡昵漸洽度不相棄乃是冒爲圃中狐女少年悅其色亦不疑拒久之忽婦家屋上擲瓦駡曰我居圃中久小兒女戲拋磚石驚動鄰里或有之寔無冶蕩蠱惑事汝奈何汚我事乃泄異哉狐媚恒托於人此婦乃托於狐人善媚者比之狐此狐乃貞於人

有遊士以書畫自給在京師納一妾甚愛之或遇讌會必袖果餌以貽妾亦甚相得無何病革語妾曰吾無家汝無歸吾無親屬汝無依吾以筆墨爲活汝無食琵琶

別抱琵琶亦理也吾無遺債累汝汝亦無父母兄弟掣肘得行已志可勿受錙銖聘金但與純歲時許汝祭我墓則吾無恨矣妾泣受教納之者亦如約又甚愛之然妾恆鬱鬱憶舊恩夜必夢故夫同枕席睡中或呢呢囈語夫覺之密延術士鎮以符籙夢語止而病漸作馴至綿惙臨殁以額叩枕曰故人情重寔不能忘君所深知妾亦不諱昨夜又見夢曰久被驅遣今得再來汝病如是何不同歸已諾之矣能邀格外之恩還妾尸於彼墓當生生世世結草銜環不情之請惟君圖之語訖奄然夫亦豪士慨然曰魂已往矣留此遺蛻何為楊越公能

合樂昌之鏡吾不能合之泉下乎竟如所請此雍正甲寅乙卯間事余是年十一二聞人述之而忘其姓名余謂再嫁負故夫也嫁而有貳心負後夫也此婦進退無據焉何子山先生亦曰憶而死何如殉而死乎何勵菴先生則曰春秋責備賢者未可以士大夫之義律兒女子哀其遇可也憫其志可也

屠者許方嘗担酒二罌夜行倦息大樹下月明如晝遠聞嗚嗚聲一鬼自叢薄中出形狀可怖乃避入樹後持擔以自衛鬼至罌前躍舞大喜遽開飲盡一罌尚欲開其第二罌緘甫半啟已頹然倒矣許恨甚且視之似無

他技哭舉擔聲之如中虛空因連與痛手漸縱弛委地化濃烟一聚恐其變幻更搥百餘其烟平鋪地面漸散漸開底如淡墨如輕縠漸愈散愈薄以至於無蹤已澌滅矣余謂鬼人之餘氣也氣以漸而消故左傳稱新鬼大故鬼小世有見鬼者而不聞見羲軒以上鬼消已盡也酒散氣者也故醫家行血發汗開鬱驅寒之藥皆治以酒此鬼以僅存之氣而散以滿罌之酒盛陽鼓盪蒸鑠微陰其消盡也固宜是澌滅於醉非澌滅於箠也聞是事時有戒酒者曰鬼善幻以酒之故至臥而受搥鬼本人所畏以酒之故反爲人所困沉湎者念哉有耽酒

者曰鬼雖無形而有知猶未免乎喜怒哀樂之心今冥然醉臥消歸烏有反其真矣酒中之趣莫深於是佛氏以涅盤爲極樂營營者惡乎知之莊子所謂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歟

獻縣田家牛產麟駭而擊殺知縣劉徵廉收瘞之刊碑曰見麟郊劉固良吏此舉何陋也麟本仁獸實非牛種犢之鱗而角雷雨時蛟龍所感耳

董文恪公未第時館於空宅云常見怪異公不信夜篝燈以待三更後陰風颯然庭戶自啟有似人非人數輩雜遝擁入見公大駭曰此屋有鬼皆狼狽奔出公持梃

逐之又相呼曰鬼追至可急走爭踰墻去公恆言及自笑曰不識何以呼我爲鬼故城賈漢恆時從公受經因舉太平廣記載野叉欲啖哥舒翰妾尸翰方眠側野叉相語曰貴人在此奈何翰自念呼我爲貴人擊之當無害遂起擊之野叉逃散鬼貴音近或鬼呼先生爲貴人先生聽未審也公笑曰其然

庚午秋買得埤雅一部中摺疊綵牋一片上有詩曰愁烟低羃朱扉雙酸風微戛玉女窗青燐隱隱出古壁土花蝕斷黃金釭草根露下陰蟲急夜深悄映芙蓉立濕螢一點過空塘幽光照見殘紅泣末題靚雲仙子降壇

詩張凝敬錄盎扶乩者所書余謂此鬼詩非仙詩也滄州張鉉耳先生夢中作一絕句曰江上秋潮拍岸生孤舟夜泊近三更朱樓十二垂楊徧何處吹簫伴月明自跋去夢如非想如何成詩夢如是想平生未到江南何以落想至此莫明其故姑錄存之桐城姚別峰初不相識新自江南來聯於李銳巔家所刻近作乃有此詩問其年月則在余夢後歲餘開篋出舊稿示之共相駭異世間真有不可解事宋儒事事言理此理從何處推求耶又海陽李漱六名承芳余丁卯同年也余題事挂淵明採菊圖是藍田叔畫曲江曰一何神似李漱六

余審視信然後澂六公車入都乞此畫去云平生所作小照都不及此此事亦不可解

景城西偏有數荒冢將平矣小時過之老僕施祥指曰是即周某子孫以一善延三世者也蓋前崇禎末河南山東大旱蝗草根木皮皆盡乃以人為糧官吏弗能禁婦女幼孩反接鬻於市謂之菜人屠者買去如刲羊豕周氏之祖自東昌商販歸至肆午餐屠者曰肉盡請少待俄見曳二女子入廚下呼曰客待久可先取一蹄來急出止之聞長號一聲則一女已生斷右臂宛轉地上一女戰慄無人色見周並哀呼一求速死一求救周惻

然心動並出貲贖之一無生理急剗其心死一攜歸因無子納爲妾竟生一男右臂有紅絲自腋下繞肩胛宛然斷臂女也後傳三世乃絕皆言周本無子此三世乃一善所延云

青縣農家少婦性輕佻隨其夫操作形影不離恒相對嬉笑不避忌人或夏夜並宿瓜圃中皆薄其冶蕩然對他人則面如寒鐵或私挑之必峻拒後遇劫盜身受七刃猶詬詈卒不污而死又皆驚其貞烈老儒劉君琢曰此所謂質美而未學也惟篤於夫婦故矢死不二惟不知禮法故情慾之感介於儀容燕婬之私形於動靜辛

形甫先生曰程子有言凡避嫌者皆中不足此婦中無他腸故坦然徑行不自疑此其所以能守死也彼好立崖岸者吾見之矣先姚安公曰劉君正論辛君有激之言也後其夫夜守豆田獨宿團焦中忽見婦來燕婉如平日曰冥官以我貞烈判來生中乙榜官縣令我念君不欲往乞辭官祿為遊魂長得隨君冥官哀我許之矣夫為感泣誓不他偶自是晝隱夜來幾二十載兒童或亦窺見之此康熙末年事姚安公能舉其姓名居址今忘矣

獻縣老儒韓生性剛正動必遵禮一鄉推祭酒一日得

寒疾恍惚間一鬼立前曰城隍神喚韓念數盡當死拒亦無益乃隨去至一官署神檢籍曰以姓同誤矣杖其鬼二十使送還韓意不平上請曰人命至重神奈何遣憒憒之鬼致有誤拘儻不檢出不竟枉死耶聰明正直之謂何神笑曰謂汝倔強今果然夫天行不能無歲差況鬼神乎誤而即覺是謂聰明覺而不回護是謂正直汝何足以知之念汝言行無玷姑貸汝後勿如是躁妄也霍然而蘇韓章美云

先祖有小奴名大月年十三四嘗隨村人罩魚河中得一大魚長幾二尺方手舉以示衆魚忽撥刺掉尾擊中

左頰仆水中衆怪其不起試扶之則血縷浮出有破磁在泥中鋒銛如刃刺其太陽穴死矣先是其母夢是奴爲人執縛俎上屠割如羊豕似尙有餘恨醒而惡之亟戒以毋與人鬬不虞乃爲魚所擊佛氏所謂夙生中負彼命耶

劉少宗伯靑垣言有中表涉元稹會眞之嫌者女有孕爲母所覺飾言夜恒有巨人來壓體甚重而色黝黑母曰是必土偶爲妖也授以綵絲於來時陰繫其足女竊付所歡繫關帝祠周將軍足上母物色得之撻其足幾斷後復密會忽見周將軍擊其腰男女並僵臥不能起

皆曰汚蔑神明之報也夫專其利而移禍于人其術巧矣巧者造物之所忌機械萬端反而自及天道也神惡其險巇非惡其汚蔑也

揚州羅兩峯目能視鬼曰凡有人處皆有鬼其橫亡厲鬼多年沉滯者率在幽房空宅中是不可近近則爲害其憧憧往來之鬼午前陽盛多在墻陰午後陰盛則四散遊行可以穿壁而過不由門戶遇人則避路畏陽氣也是隨處有之不爲害又曰鬼所聚集恒在人烟密簇處僻地曠野所見殊稀喜圍繞厨灶似欲近食氣又喜入溷厠則莫明其故或取人跡罕到耶所畫有鬼趣圖

頗疑其以意造作中有一鬼首大於身幾十倍尤似幻妄然閣先姚安公言瑤涇陳公嘗夏夜挂窗臥窗廣一丈忽一巨面窺窗闊與窗等不知其身在何處急掣劍剌其左目應手而沒對屋一老僕亦見之云從窗下地中涌出掘地丈餘無所睹而止是果有此種鬼矣茫茫昧昧吾烏乎質之

奴子劉四壬辰夏乞假歸省自御牛車載其婦距家三四十里夜將半牛忽不行婦車中驚呼曰有一鬼首大如甕在牛前劉四諦視則一短黑婦人首戴一破雞籠舞且呼曰來來懼而回車則又躍在牛前呼來來如是

四面旋繞遂至鷄鳴忽立而笑曰夜凉無事借汝夫婦消悶耳偶相戲我去後愼勿詈我詈則我復來鷄籠是前村某家物附汝還之語訖以鷄籠擲車上去天曙抵家夫婦並昏昏如醉婦不久病死劉四亦流落無人狀鬼葢乘其衰氣也

景城有劉武周墓獻縣志亦載按武周山後馬邑人墓不應在是疑爲隋劉炫墓炫景城人一統志載其墓在獻縣東八十里景城距城八十七里約畧當是也舊有狐居之時或戲嬲醉人里有陳雙酒徒也聞之憤曰妖獸敢爾詣墓所且數且詈時耘者滿野皆見其父怒坐

臺側雙跳踉叫號競前呵曰爾何辭至此乃詈爾父雙凝視果父也大慟叩首父徑趨歸雙隨而哀乞追及於村外方伏地陳說忽婦媼環繞譁笑曰陳雙何故跪拜其妻雙仰視又果妻也愕而痴立妻亦徑趨歸雙惘惘至家則父與妻寔未嘗出方知皆狐幻化戲之也憤不出戶者數日聞者無不絕倒余謂雙不詈狐何至遭狐之戲雙有自取之道焉狐不嬲人何至遭雙之詈狐亦有自取之道焉顛倒糾纏皆緣一念之妄起故佛言一切衆生愼勿造因

方桂烏魯木齊流人子也言嘗牧馬山中一馬忽逸去

躡蹤往覓隔嶺聞嘶聲甚厲尋聲至一幽谷見數物似人似獸周身鱗皴班駁如古松髮蓬蓬如羽葆目睛突出色純白如嵌二鷄卵共按馬生齧其肉牧人多攜銃自防挂故頹步因升樹放銃物悉入深林去馬已半軀被啖矣後不再見迄不知爲何物也

芮庶子鐵厓宅中一樓有狐居其上恒鐍之狐或夜於廚下治饌齋中宴客家人習見亦不訝凡盜賊火燭皆能代主人呵護相安已久後鬻宅於李煦士廉衣廉衣素不信妖妄自往啟視則樓上三楹潔無纖塵中央一片如席大藉以木板整齊如几榻餘無所睹時方修築

因併毀其樓使無可據亦無他異迨甫落成突烈焰四起頃刻無寸椽而鄰屋枯草無一莖被爇皆曰狐所爲也劉少宗伯青垣曰此宅自當是日焚耳如數不當焚狐安敢縱火余謂妖魅能一一守科律則天無雷霆之誅矣王法禁殺人不敢殺者多殺人抵罪者亦時有是固未可知也

王少司寇蘭泉言夔午塘提學江南時署後有高阜恒夜見光怪云有一雉一蛇居其上皆歲久能爲魅午塘少年盛氣集鍬畚平之衆猶豫不舉手午塘方怒督忽風飄片席蒙其首急撤去又一片蒙之皆署中凉篷上

物也午塘覺其異乃輟役今尚巋然存

老僕魏哲聞其父言順治初有某生者距余家八九十里忘其姓名與妻先後卒越三四年其妾亦卒適其家傭工人夜行避雨宿東嶽祠廊下若夢非夢見某生荷校立庭前妻妾隨焉有神衣冠類城隍磬折對嶽神語曰某生污二人有罪活二命亦有功合相抵嶽神咈然曰二人畏死忍恥尚可貸某生活二人正爲欲污二人但宜科罪何云功罪相抵也揮之出某生及妻妾亦隨出傭不敢語天曙歸告家人皆莫能解有舊僕泣曰異哉竟以此事被錄乎此事惟吾父子知之緣受恩深重

誓不敢言今已隔兩朝始敢追述兩主毋皆寔非婦人也前明天啟中魏忠賢殺裕妃其位下宫女內監皆密捕送東廠死甚慘有二內監一曰福來一曰雙桂亡命逃匿緣與主人曾相識主人方商於京師夜投焉主人引入密室吾穴隙私窺主人語二人曰君等聲音狀貌在男女之間與常人稍異一出必見獲若改女裝則物色不及然兩無夫之婦寄宿人家形迹可疑亦必敗二君身已淨本無異婦人肯屈意爲我妻妾則萬無一失矣二人進退無計沉思良久並曲從遂爲辦女飾鉗其耳漸可受珥併市軟骨藥陰爲纏足越數月居然兩好

婦矣乃車載還家詭言在京所娶二人久在宮禁並白皙溫雅無一毫男子狀又其事迥出意想外竟無覺者但訝其不事女紅爲恃寵驕惰耳二人感主人再生恩故事定後亦甘心偕老然寔巧言誘脅非哀其窮宜司命之見譴也信乎人可欺鬼神不可欺哉

乾隆己卯余典山西鄉試有二卷皆中式矣一定四十八名填草榜時同考官萬泉呂令瀶誤收其卷於衣箱竟覓不可得一定五十三名填草榜時陰風滅燭者三四易他卷乃已揭榜後拆視彌封失卷者范學敷滅燭者李騰蛟也頗疑二生有陰譴然庚辰鄉試二生皆中

式范仍四十八名李於辛丑成進士乃知科名有命先
一年亦不可得彼營營者何爲耶卽求而得之亦必其
命所應有雖不求亦得也
先姚安公言雍正庚戌會試與雄縣湯孝廉同號舍湯
夜半忽見披髮女鬼搴簾手裂其卷如蛺蝶亂飛湯素
剛正亦不恐怖坐而問之曰前生吾不知今生則實無
害人事汝胡爲來者鬼愕眙卻立曰君非四十七號耶
曰吾四十九號蓋前有二空舍鬼除之未數也諦視良
久作禮謝罪而去斯須間四十七號喧呼某甲中惡矣
此鬼殊憒憒此君可謂无妄之災幸其心無愧怍故倉

卒間敢與詰辨僅裂一卷耳否亦殆哉

顧員外德懋自言爲東岳冥官余弗深信也然其言則有理曩在裘文達公家嘗謂余曰冥司重貞婦而亦有差等或以兒女之愛或以田宅之豐有所繫戀而弗去者下也不免情欲之萌而能以禮義自克者次也心如枯井波瀾不生富貴亦不睹饑寒亦不知利害亦不計者斯爲上矣如是者千百不得一得一則鬼神爲起敬一日喧傳節婦至冥王改容冥官皆振衣迓見一老婦儽然來其行步步漸高如躡階級比到則竟從殿脊上過莫知所適冥王憮然曰此已升天不在吾鬼籙中

矣又曰賢臣亦三等畏法度者爲下愛名節者爲次乃心王室但知國計民生不知禍福毀譽者爲上又曰冥司惡躁競謂種種惡業從此而生故多困躓之使得不償失人心愈巧則鬼神之機亦愈巧然不甚重隱逸謂天地生才原期於世事有補人人爲巢許則至今洪水橫流併挂瓢飲犢之地亦不可得矣又曰陰律如春秋責備賢者而與人爲善君子偏執害事亦緣以爲過小人有一事利人亦必予以小善報世人未明此義故多疑因果或爽耳

內閣學士永公諱寧嬰疾頗委頓延醫診視未遽愈歿

延一醫索前醫所用藥帖弗得公以為小婢誤置他處責使搜索云不得且笞汝方倚枕憩息恍惚有人跪燈下曰公勿笞婢此藥帖小人所藏小人即公為臬司時平反得生之囚也問藏藥帖何意曰醫家同類皆相忌務改前醫之方以見所長公所服藥不誤特初試一劑力尚未至耳使後醫見方必相反以立異則公殆矣所以小人陰竊之公方昏悶亦未思及其為鬼稍頃始悟悚然汗下乃稱前方已失不復記憶請後醫別疏方視所用藥則仍前醫方也因連進數劑病霍然如失公鎮烏魯木齊日親為余言之曰此鬼可謂諳悉世情矣

族叔楘菴言肅寧有塾師講程朱之學一日有游僧乞食於塾外木魚琅琅自辰逮午不肯息塾師厭之自出叱使去且曰爾本異端愚民或受爾惑耳此地皆聖賢之徒爾何必作妄想僧作禮曰佛之流而募衣食猶儒之流而求富貴也同一失其本來先生何必定相苦塾師怒自擊以夏楚僧振衣起曰太惡作劇遺布囊於地而去意必復來暮竟不至捫之所貯皆散錢諸弟子欲探取塾師曰俟其久而不來再爲計然須數明庶不爭甫啟囊則羣蜂坌涌螫師弟面目盡腫號呼撲救鄰里咸驚問僧忽排闥入曰聖賢乃謀匿人財耶提囊徑行

寓言實至言也

臨出合掌向塾師曰異端偶觸忤聖賢幸見恕觀者粲然或曰幻術也或曰塾師好闢佛見僧輒詆僧故置蜂於甕以戲之粲菴曰此事余目擊如先置多蜂於囊必有蠕動之狀見於囊外爾時殊未睹也云幻術者爲差近

朱青雷言有避讐竄匿深山者時月白風清見一鬼徙倚白楊下伏不敢起鬼忽見之曰君何不出慄而答曰吾畏君鬼曰至可畏者莫若人鬼何畏焉使君顛沛至此者人耶鬼耶一笑而隱余謂此青雷有激之寓言也

都察院庫中有巨蟒時或夜出余官總憲時凡兩見其

蟠迹著塵處約廣二寸餘計其身當橫徑五寸壁無罅門亦無罅窗櫺闊不及二寸不識何以出入大抵物久則能化形狐魅能由窗隙往來其本形亦非窗隙所容也堂吏云其出應休告殊無驗神其說耳

幽明異路人所能治者鬼神不必更治之示不瀆也幽明一理人所不及治者鬼神或亦代治之示不測也戈太僕仙舟言有奴子嘗醉寢城隍神案上神拘去笞二十兩股青痕斑斑太僕目見之

杜生村距余家十八里有貪富室之賄鬻其養媳爲妾者其媳雖未成婚然與夫聚已數年義不再適度事不

可止乃密約同逃翁姑覺而追之二人夜抵余村土神祠無可棲止相抱泣忽祠內語曰追者且至可匿神案下俄廟祝踉蹌醉歸橫臥門外翁姑追至問蹤跡廟祝囈語應曰是小男女二人耶年約若干衣履若何向某路去矣翁姑急循所指路往二人因得免乞食至媳之父母家父母欲訟官乃得不䜴爾時祠中無一人廟祝曰吾初不知是事亦不記作是語蓋皆土神之靈也

乾隆庚子京師楊梅竹斜街火所燬殆百楹有破屋巋然獨存四面頹垣齊如界畫乃寡媳守病姑不去也此所謂孝弟之至通于神明

于氏蕭寧舊族也魏忠賢竊柄時視王侯將相如土苴顧以生長蕭寧耳濡目染望于氏如王謝爲姪求婚非得于氏女不可適于氏少子赴鄉試乃置酒强邀至家面與議于生念許之則禍在後日不許則禍在目前猝不能決託言父在難自專忠賢曰此易耳君速作札我能即致太翁也是夕于翁夢其亡父督課如平日命以二題一爲孔子曰諾一爲歸潔其身而已矣方搆思忽叩門驚醒得子書恍然頓悟因覆書許姻而附言病頗蘇促子速歸蕭寧去京四百餘里比信返天甫微明演劇猶未散于生匆匆束裝途中官吏迎候者已供帳相

屬抵家後父子俱稱疾不出是歲爲天啟甲子越三載而忠賢敗竟免於難事定後于翁坐小車徧遊郊外曰吾三載杜門僅博得此日看花飲酒岌乎危哉于生瀕行時忠賢授以小像曰先使新婦識我面于氏於余家爲表戚余兒時尚見此軸貌修偉而秀削面白色隱赤兩顴微露頰微狹目光如醉臥蠶以上赭石薄暈如微腫衣緋紅坐旁几上露列金印九

杜林鎮土神祠道士夢土神語曰此地繁劇吾失於呵護致疫鬼誤入孝子節婦家損傷童稚今鐫秩去矣新神性嚴重汝善事之恐不似我姑容也謂春夢無憑殊

不介意趣數日醉臥神座旁得寒疾幾殆

景州戈太守桐園官朔平時有幕客夜中睡醒明月滿窻見一女子在几側坐大怖呼家奴女子搖手曰吾居此久矣君不見耳今偶避不及何驚駭乃爾幕客呼益急女子哂曰果欲禍君奴豈能救拂衣遽起如微風之振窻紙穿櫺而逝

潁州吳明經躍鳴言其鄉老儒林生端人也嘗讀書神廟中廟故宏潤僦居者多林生性孤峭率不相聞問一日夜半不寐散步月下忽一客來敘寒溫林生方寂寞因邀入室共談甚有理致偶及因果之事林生曰聖

之爲善皆無所爲而爲者也有所爲而爲其事雖合天理其心已純乎人欲矣故佛氏福田之說君子弗道也客曰先生之言粹然儒者之言也然用以律已則可用以律人則不可用以律君子猶可用以律天下之人則斷不可聖人之立教欲人爲善而已其不能爲者則誘掖以成之不肯爲者則驅策以迫之於是乎刑賞生焉能因慕賞而爲善聖人但與其善必不責其爲求賞而然也能因畏刑而爲善聖人亦與其善必不責其爲避刑而然也苟以刑賞使之循天理而又責慕賞畏刑之爲人欲是不激勸於刑賞謂之不善激勸於刑賞又謂

之不善人且無所措手足矣況慕賞避刑既謂之人欲而又激勸以刑賞人且謂聖人違以人欲導民矣有是理與蓋天下上智少而凡民多故聖人之刑賞為中人以下設教佛氏之因果亦為中人以下說法儒釋之宗旨雖殊至其教人為善則意歸一轍先生執董子謀利計功之說以駁佛氏之因果將併聖人之刑賞而駁之乎先生徒見緇流誘人布施謂之行善謂可得福見愚民持齋燒香謂之行善謂可得福不如是者謂之不行善謂必獲罪遂謂佛氏因果適以惑衆而不知佛氏所謂善惡與儒無異所謂善惡之報亦與儒無異也林生

意不謂然倘欲更申己意俯仰之頃天已將曙客起欲去固挽留之忽挺然不動乃廟中一泥塑判官

族祖雷陽公言昔有遇冥吏者問命皆前定然乎曰然然特窮通壽夭之數若唐小說所稱預知食料乃術士射覆法耳如人人瑣記此等事雖大地爲架不能庋此簿籍矣問定數可移乎曰可大善則移大惡則移問孰定之孰移之曰其人自定自移鬼神無權也問果報何有驗有不驗曰人世善惡論一生禍福亦論一生其間則善惡兼前生禍福兼後生故若或爽也問果報何以不同曰此皆各因其本命以人事譬之同一遷官尚書

遷一級則宰相與史遷一級不過主簿耳同一觴秩有加級者抵無加級則竟觴矣故事同而報或異也問何不使人先知曰勢不可也先知之則人事息諸葛武侯爲多事唐六臣爲知命矣問何以又使人偶知曰不偶示之則恃無鬼神而人心隱曖昧難知之處將無不爲矣先姚安公嘗述之曰此或富陽所論託諸冥吏也然揆之以理諒亦不過如斯

先姚安公有僕貌謹厚而最有心計一日乘主人急需餉詞邀勒得贏數十金其婦亦悻悻自好若不可犯而陰有外遇久欲與所歡逃苦無資斧既得此金卽盜之

同逃越十餘日捕獲夫婦之姦乃並敗余兄弟甚快之姚安公曰此事何巧相牽引一至於斯殆有鬼神顛倒其間也夫鬼神之顛倒豈徒博人一快哉凡以示戒云爾故遇此種事當生警惕心不可生歡喜心甲與乙爲友甲居下口乙居泊鎮相距三十里乙妻以事過甲家甲醉以酒而留之宿乙心知之不能言也反致謝焉甲妻渡河覆舟隨急流至乙門前爲人所拯乙識而扶歸亦醉以酒而招之宿甲心知之不能言也亦反致謝焉其鄰媼陰知之合掌誦佛曰有是哉吾知懼矣其子方佐人訴訟急自往呼之歸汝曹如此媼可也

四川毛公振翧任河間同知時言其鄉人有薄暮山行者避雨入一廢祠已先有一人坐簷下諦視乃其亡叔也驚駭欲避其叔急止之曰因有事告汝故此相待不禍汝汝勿怖也我歿之後汝叔母失汝祖母歡恒非理見箠撻汝叔母雖順受不辭然心懷怨毒於無人處竊詛詈吾在陰曹為伍伯見土神牒報者數矣憑汝寄語戒其悛改如不知悔恐不免魂墮泥犁也語訖而滅鄉人歸告其叔母雖堅諱無有然悚然變色如不自容知鬼語非誣矣

毛公又言有人夜行遇一人狀似里胥鎖縶一囚坐樹

下因並坐暫息因嗚泣不止里胥鞭之此人意不忍從旁勸止里胥曰此桀黠之魁生平所播弄傾軋者不啻數百冥司判七世受豕身吾押之往生也君何憫焉此人慄然而起二鬼亦一時滅跡